



五四随想

刘子其

临近五四青年节了，相机里的老照片还是没有导，比小城市还小的，是更小的城市。遥遥忆起初来明斯克的日子，那段日子喧嚣吵，寂静也吵，风吵，雪吵，宿舍楼隔壁履带撞击铁轨声更吵，我本身并不太长于融入，是以在等待入学的日子里，属于留学生孤独感震耳欲聋。

再后来，是入学准备阶段，初来乍到语言不通，加之学校以外罕少有人讲英语，是以顺畅的沟通基本属于奢望，好在是抱着“不怕，异国他乡总也有聋哑人”的信念来的，是以面对这语言不通的境地倒也坦然。

从最初颤巍巍的伸出一根手指，指着柜台里某样急需吃的东西，再捧出一把有零有整的现钱请对方自取，到后来的大致猜测对方意思点头摇头，再到现在的对答有序，足足花费了我大半年的光景，这期间到底是将肢体语言练了个炉火纯青。

初到明斯克的日子过的兵荒马乱，每天都在试图把在异国他乡被各种意料之外的事件撞的零落成泥的秩序碎片，从尘寰里拢起来。倒也是不时的让

我想起陈独秀先生笔下“德先生”“赛先生”的呐喊，进步从不是坦途，而是在混沌之中执拗地拼凑秩序。

接下来，开学了，朋友有了，但课听的云里雾里，思绪凌乱的像自远古而来的计数绳结，既无所出也无所归，身体的每个零部件，好像都有自己独特的想法，脚想问问自己能不能暂时寄存在哪里，眼珠子在地板上弹来弹去，跳脱的随时想要走掉，肩膀说它不想动，手腕很疑惑，指甲觉得自己有点不好意思，手在捕捉到老师眼睛的一瞬慌乱起来，鼻子感觉脸上粘着毛，味蕾觉得食堂的面包糖放多了这真是不妙，但应该还是可以再尝试将就一下。大脑听什么都红红火火恍恍惚惚，出工不出力，重在参与，耳朵一惊一乍地在信息洪流中奋力地打捞关键词“什么，他在说什么，他又在说什么，这是什么？作业！我听到了作业！这两个字是作业！手手手，快记作业！”，于是手仓皇地跟着动起来。

语言本地化需要一个长长的适应过程，每个人都一样。是以辅一开学，就是一幅同伴间相互搀扶，一瘸一拐走学术路的景致了。



当某天国人的课堂发言终于开始得老教授的颌首与惊叹，恍然间到底是让一时间觉得俱有荣焉的我摸到了些什么：所谓爱国，未必需得振臂高呼，未必需得燎原之势，也未必不能是以笨拙的姿态，在他乡学术的土壤里深情地栽下一粒属于东方文明的种子，来日熬成茶。有能力大些的，便栽蒲公英吧（笑）。

若说五四精神是百年前青年觉醒的火种，那么现如今散落各方的我们当是当年星火的承惠者，现下正逢俄罗斯与白俄罗斯的卫国战争胜利日，祖国的留学生正四处联络采买旗帜、物资，忙于在接下来的胜利日阅兵中迎接自祖国远道而来的中国方阵，

忙于在异质的土壤中培育悄然生长的文化和理解，忙于让东方的根系与西方的雨露共萌新芽。

如今再听那铁轨撞击声，可不正是文化共熔的煅烧与淬炼过程中，那可跨越山海，无远弗届的回声。留学生的使命，从来不是某个文明的复印机，我们当是一枚活标点，像使西域的张骞，像下西洋的郑和，像当年的青年先贤一样，为人类文明的巨著，作下我们这代人的注。

而今，中国的青年节亦是临近了，前路“德先生”和“赛先生”同先贤在等，吾辈青年自当奋蹄，不好教先贤等太久。

作者：刘子其，女，中国北京人，白俄罗斯国立大学留学生。

